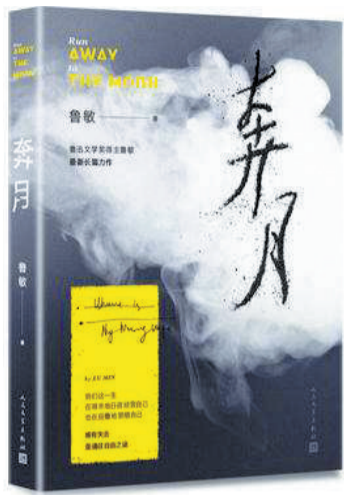


超薄阅读

都市人的“精神逆奔”

作者:鲁敏
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向关注当下都市人情感困境的作家鲁敏最新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奔月》。《奔月》的故事从一辆开往梵乐山的旅游大巴意外坠崖展开。小六在这场事故中消失了,活不见人死不见尸,只留下散落满地的物品。她的丈夫贺西南不愿相信妻子已死,开始寻找她的下落,却渐渐揭开了小六隐藏在温顺外表下乖张不羁的多重面目。

与此同时,小六以无名之躯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小城乌鹊,开始了异境里的新生活,遭遇各种沉沦起伏,预期中的自由却未出现,多重身份再次叠加,荒诞中显露出人性的诡谲云图……

【试读】…………… 小六去哪儿了 ……………○

小六3月出事,到9月,贺西南与张灯,已从素未谋面的情敌变成无话不谈的兄弟。

贺西南带着张灯来到金陵购物中心的顶层,隔窗往外看。

贺西南有意把视线停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,看了一大圈儿之后,才把目光慢慢吞吞拉近,拉到正对面的双胞胎灰色写字楼上,左边那一幢,十二楼中的一间,小六供职过六年的地方,指给张灯看。

并看不到什么特别的。

经过惊痛、惋惜、追念等必经阶段之后,所有人都得出一致结论:小六再也回不来了。人们默认了她的死亡,像接纳其他的坏消息一样。类似的信息,从白天到夜晚,如雨丝、如尘埃,不间断地飘落在人们肩头和他们所栖身的屋顶上。

贺西南和张灯拒绝相信。他们是天黑之后、人群散尽的

跑道上的最后两位选手,不肯认输并竞相表现出离奇的乐观:小六还活着呢,他们要继续找下去、等下去。

像前面的若干次会面一样,他们别无闲话,又谈论起小六出事前后的一些微小环节,有陈旧的,也有新发现的,他们对其进行组合与推理,不知疲倦,不断争论,情绪旺盛得就像小六刚刚离开,被窝里还保有她的体温与压痕。讨论中,他们不断重复这样的口头禅,如同誓言:“等她回来之后,我们一定要……”

由于他们二人均与小六有着极其密切的私人关系,故而这说词虽然动人但也有几分像是表演,更像是一种策略性的遮掩,这样一来,他们就可逾越世俗意义上的道德羞耻感,扭转为一个目标大体一致的同盟体。

一切都是童年的错吗

作者:Know Yourself主创们
出版社:江西人民出版社

这两年,“原生家庭”这个词很火。似乎只要有了抑郁、不安全感、空虚等感受,寻医问药找一篇文章来看,里面就会告诉你:都是你的原生家庭出了问题。这本书的书名就代表了一种疑问: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原生家庭的错。

《所以,一切都是童年的错吗?》的作者,是被称为“新媒体排行榜”心理健康类第一公众号的KnowYourself。相较于那些鸡汤公众号只会洗脑、蹭热点,KnowYourself多了专业和体贴,它探讨原生家庭、亲密关系、心理困境、完美主义、自卑情结、性格内向、反弹式关系、恐婚……从心理学的角度,剖析生命中的疑问与困惑。

独家连载



《我不》

作者:大冰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我不》——百万级畅销书作家大冰的2017年新书。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叫《我不》:十年如一日坚守藏地、为藏民基础教育尽一己之力的书店老板;亦正亦邪浪荡洒脱,散尽家财救助灾区、带重病母亲游历世界的东北浪子;木讷寡言对绝症女友不离不弃的流浪歌手;心系31年前阵亡战友、不愿偷生于世、为古城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不死老兵……书中的每一个有情人,都在对命运说:我不!

09 十年前,他见过白玛

你若认为我是在讲一个励志的故事,那你就错了。

我从不屑于煲鸡汤,若说熬,只熬苦口明心的江湖黄连汤。

我讲的这则故事,却也不算黄连汤,不过是一瓢满舀因果的小善缘罢了。

所谓小善缘:

小就是不深不浅,

善就是天性使然,

缘就是聚合离散。

万事万物林林总总,既非凭空生,亦非独立存,必是因缘和合,聚化而成。

欲说缘,先说因,因缘具足,方有了万物暂时性的组合,否则是扯淡。

所谓小善缘,应作如是观。

依此小善缘,或可重返那些故乡,重逢那些家人:

那些并不是籍贯的故乡。

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。

种因得果,善缘善得,因缘具足须待时日。

倒也不必怪我卖关子,有些缘分,总应该满了十年再开口说。

十年前我27岁,那年拉萨刚刚开通火车。

那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,手边有啤酒,怀中有吉他,身旁有兄弟,心里住着一个野孩子。

那时,我在拉萨开酒吧,有天忽然想去看看南迦巴瓦峰,于是背包独行,一路浪荡到派镇,又沿着莫测的山路去往大峡谷深处的秘莲花。

所以,白玛的家乡我去过,十年前的我,曾徒步过墨脱。

派镇到拉格山难翻,拉格到汗密路最长,原始森林里几度迷途,没遇见狗熊撵着我跑,只看到了猴子冲我龇白牙……

从没走过这么难行的路,可那沿途的景色,当真是美得惊心动魄。

我越走越热,雨打湿了路,汗浸透了裤衩。塌方区的沙石踩不稳,蚂蚱钻进我的右手腕,我点了根烟去烫它,手一抖,刺啦啦一个永远的疤。

曾经沿着中尼公路的雏形从拉萨走到珠峰,也曾徒步走完一整条滇藏线从德钦到拉萨,但那条墨脱路,我走得几近崩溃,好吧,高估自己的体能了。

前路且长,横竖不能半途而废,

于是我狠狠心扔了背包减轻负重,空手往前挪。

几个小时后,几个容巴山民赶上我,其中一个问:“老哥,这个包是你的吧?”

他惋惜地说:“扔了不心疼吗?我帮你背着吧。”

人家用一种看败家子眼神儿看着我,我推辞不过,只好由他。

我们边走边聊天,骂蚂蚱骂天热,分着喝他装在饮料瓶里的黄酒,吃着我的压缩干粮,还唱了歌。

原本令人提心吊胆、筋疲力尽的路,莫名其妙就走完了。

分别时我掏工钱给他,他不肯收,估计是看我破衣烂衫,以为我穷困落魄。

他坚持说:“我这是帮忙呀,帮忙是不能收钱的。”

我追,他跑,我撵不上他。

我说:“喂喂喂,我可不想欠人的,别把我想得那么落魄,我在拉萨是有酒吧的。”

他问我什么是酒吧。

我说:“一个小屋子,很多人在里面唱歌挣钱,很多人在里面花钱喝酒听歌……”

他笑:“哈哈,唱歌还可以挣钱?”

他开玩笑说:“那等我将来长大了,去你的小屋子唱歌吧。”

我想留他的电话号码,他说没有。

我想留电话号码给他,他说算了算了。

我想留他的地址,哪怕是学校的地址也行,他估计是怕我寄礼物,不肯说。

我傻站在路旁,冲他的背影喊:“弟弟,名卡热(叫什么名字)?名字总要告诉我吧!”

那个小背夫喊:“哎呀老哥,你怎么这么麻烦……”

他远远地冲我挥挥手:“……就喊我弟弟吧。”

……………

当年13岁的白玛列珠应该不会知道。整整10年之后,上天会重续这段小善缘。

所以,弟弟,希望我来得不算太晚。

把包给我背吧,脚下的这条路,老哥陪你走上一段如何?